

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

- 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 -



松金公正 編譯、解說

筑波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科博士生

解說

一、前言：關於從軍佈教使

筆者在拙文〈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台灣佈教－以寺院數及信徒人數的演變為考察中心〉之中，討論過日據時期(1895－1945)渡台的日本佛教諸派總共有八宗十四派¹。其中，日本領台初期已經渡台展開佈教活動的宗派有真言宗高野派、曹洞宗、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日蓮宗、淨土宗六派²。

那麼這些宗派的佈教活動到底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開始呢？根據江木生〈內地佛教の台灣傳來と其現勢〉³和《台灣に於る神社及宗教》⁴等文獻資料的記載，日本佛教在台灣的佈教是自從軍佈教使開始的，這一件事在《台灣省通志稿》⁵以及《台灣省通誌》⁶均有提及。

但是，關於從軍佈教使在台灣所展開的佈教活動，主要的研究成果只有釋慧嚴法師⁷和胎中千鶴氏⁸的研究。釋慧嚴師翻譯・介紹《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開教史》⁹裡關於從軍佈教使任務的概要，批評《台灣省通志稿》和《台灣省通誌》等著作裡，所謂的“從軍佈教使”一詞的含義。

至於，胎中氏則有更進一步的考察，他以南征軍慰問使兼佈教使橋本

¹ 見本期。

² 同註 1。

³ 《台灣佛化》創刊號，1937 年。

⁴ 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1943 年，頁 58。

⁵ 李添春編《台灣省通志稿》卷 2〈人民志宗教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 年，頁 102。

⁶ 王世慶《台灣省通誌》卷 2〈人民志宗教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年，頁 53。

⁷ 釋慧嚴法師在〈西來庵事件前後台灣佛教的動向－以曹洞宗為中心〉（《中華佛學學報》十期、1997 年）頁 283 裡：可以知道從軍佈教師的任務，在於協助軍方、傳達政府的旨意，對從軍者給與精神的安慰、士氣的鼓舞、照顧看護傷患士兵，處理死亡士兵的遺骸及相關葬儀。如此的職務，是各宗派從軍佈教師所必須負起的。由此可以知道，最初各宗派的從軍佈教師所負的任務，並非如《台灣省通志稿》（卷 2，頁 102）或《台灣省通誌》（卷 2，頁 53）所說的「當初各宗本山各設臨時局，從事慰問出征軍人及軍屬」那麼單純。

⁸ 胎中千鶴氏在〈日本統治期の佛教勢力－1921 年南瀛佛教會成立まゝ〉（《史苑》第 58 卷 2 號、1998 年）頁 28，從軍佈教使定義為：戰爭或出兵之時，為了慰問軍隊、戰・病死者的追悼會以及救護避難民等的目的派遣僧侶來做的佈教活動。

⁹ 大橋捨三郎編，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別院，1935 年，頁 1-2。

定幢爲主，分析他的活動來定義從軍佈教使。不過，兩篇文章都沒有特別針對比較詳細的日誌內容做探討。

因此，在拙文裡打算跟胎中氏一樣以橋本定幢爲 索，詳細地討論他的佈教活動。

1 . 關於橋本定幢

這個橋本定幢是什麼樣的人物呢？

根據《台灣淨土》¹⁰以及《淨土宗佛家人名事典》(近代篇)¹¹等，我們可以得知橋本是淨土宗的僧侶，現在的福岡縣宗像郡津屋崎町鷗詠山淨土院教安寺的僧侶，若以橋本家而言是第二代主持。

橋本 1858 年在三重縣多氣郡上御糸村出生，父親爲行部的渡邊八右衛門。1868 年跟隨大淀觀福寺長譽泰定出家，1883 年權充爲四等說教使。1895 年 10 月，38 歲的時候跟佐藤大道¹²一起被分派到台灣征討軍，擔任從軍佈教使前來台灣¹³。1896 年 1 月他因需要向淨土宗宗務所做報告，而回日本一趟，後再以軍隊慰問兼佈教使的身份被派遣到台灣來佈教，直到 1896 年 7 月才回日本。

2 . 〈再渡日誌〉 - 其內容與資料的意義 -

留台期間，橋本寫了很詳細的日記(1895 年 10 月 24 日到 1896 年 7 月 10 日)，刊登在淨土宗的機關誌《淨土教報》。

因這資料裡有非常詳細地記載關於當時佈教使的佈教活動，以及交友

¹⁰ 這個《台灣淨土》(教安寺，1995 年)就是橋本定幢的曾孫橋本定雄將之刊登於《淨土教報》題爲〈再渡日誌〉的。從 1896 年 1 月 20 日到 7 月 10 日橋本定幢的渡台日誌裡整理的一本書。在頁 11，有橋本定幢的略歷。

¹¹ 大橋俊雄著，東洋文化出版，1981 年。頁 123-124 有橋本定幢的略歷。

¹² 根據同註 11，頁 81-82，佐藤大道，1859 年 12 月 25 日在越後國中頸城郡高田出生。小時候跟隨同國北魚沼郡中入村寶藏寺識譽譽快存出家。1893 年 5 月擔任知恩院巡教師。1895 年 10 月跟隨軍隊到台南去，以台南爲中心來從事佈教活動，1896 年 4 月 19 日回國。跟橋本一樣，渡台報告刊登於《淨土教報》。從 1895 年 10 月 24 日到 12 月 17 日的報告是橋本、佐藤共同的，1895 年 12 月 18 日到 1896 年 4 月 19 日之間的是佐藤個人的報告。

¹³ 根據同註 11，頁 123，記載橋本 1887 年 10 月已經渡台著手調查。但是，這件事不能證明爲史實，所以本文中未曾書明此事。

關係，所以檢討此日誌，除了可以了解從軍佈教使的活動內容之外，還會理解佈教使在台灣佈教的想法。且有利於考察橋本認為在台灣日本僧侶該做什麼事情？而且，為什麼要這樣子做？該如何從事才好？因此，此日誌內容的探討，將是十分重要且有意義的。

根據胎中氏的說法,橋本的活動可分為八類：

1. 慰問軍人，在各軍隊部隊中弘法。
2. 交《報恩交話》雜誌予各部隊。
3. 慰問住院的傷病人。
4. 軍隊相關人士的喪事舉行。
5. 參加追悼會。
6. 調查台灣的基督教和佛教情況。
7. 調查台灣各地方的情況。
8. 佈教的基本活動。

以下，我立基於胎中氏的研究，把從 1896 年 1 月 20 日到 7 月 10 日之間，刊在《淨土教報》題為〈再渡日誌〉¹⁴有關橋本留台期間報告的一部分翻成中文，來介紹從軍佈教使的活動，及其所呈現出佈教使的活動與想法的概要。

¹⁴ 原始出處如下：

- | | | |
|-------------|--------|-------------------------|
| 《淨土教報》243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2 月 15 日 |
| 《淨土教報》245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3 月 5 日 |
| 《淨土教報》246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3 月 15 日 |
| 《淨土教報》247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3 月 25 日 |
| 《淨土教報》249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4 月 15 日 |
| 《淨土教報》250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4 月 25 日 |
| 《淨土教報》251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5 月 5 日 |
| 《淨土教報》252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5 月 15 日 |
| 《淨土教報》253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5 月 25 日 |
| 《淨土教報》255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6 月 15 日 |
| 《淨土教報》256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6 月 25 日 |
| 《淨土教報》257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7 月 5 日 |
| 《淨土教報》259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7 月 25 日 |
| 《淨土教報》260 号 | <再渡日誌> | 明治 29 年(1896 年)8 月 5 日 |

3. 日據初期的淨土宗台灣佈教——到成立開教區制度

首先略述日據初期的淨土宗台灣佈教過程¹⁵。

淨土宗宗門的台灣佈教活動開展，應該自 1898 年 4 月成立開教區制度算起。但是，在此之前宗務所有派遣僧侶來台。這目的，一方面是爲了慰問軍隊與舉行法會，一方面爲了固定台灣佈教的基礎所做的視察。

A. 林彥明

甲午戰爭結束後，淨土宗外征士卒慰問使的林彥明¹⁶，在 1895 年 5 月 23 日受命擔任近衛師團從軍慰問兼佈教使，6 月進入台北。林彥明從軍的近衛師團是爲了討伐以台灣民主國爲主的反對勢力，特別派遣來台灣的軍隊。林隨著此軍的討伐過程，從台北、彰化，往台南方向移動¹⁷。

¹⁵ 根據柴田玄鳳編《淨土宗開教要覽》（淨土宗務所教學部，1929 年）、鷲見定信〈淨土宗の台灣佈教—明治期を通り、〉（《佛教文化研究》第 30 號，淨土宗教學院研究所，1985 年）以及〈淨土宗海外開教のあゆみ〉編集委員會編《淨土宗海外開教のあゆみ》（淨土宗開教振興會，1990 年）等資料，可得知淨土宗大概在台灣佈教的情況。

¹⁶ 關於林彥明，請參閱同註 9，頁 128-130。林彥明在台行軍路線如下：

明治 28 年 5 月 23 日	受命近衛師團從軍慰問兼佈教使
6 月 11 日	到台北 在台北軍中弘法、舉行追悼會、慰問傷病者
7 月 29 日	跟隨近衛師團移動 桃仔園 中壢 大湖口 新竹 南勢山 中港 後隴 通宵 大甲 牛馬頭 大肚溪溪
8 月 29 日	到彰化 在彰化軍中弘法、慰問傷病者
10 月 10 日	從彰化出發 員林 北斗 斯桐巷 大甫林 嘉義 大茄冬仔 後損后 灣里 大目降
10 月 22 日	到台南 在台南軍中弘法、慰問傷病者
11 月 5 日	征台役戰死病歿者大追悼會
11 月 7 日	佐藤大道・橋本定幢到台南
11 月 11 日	阿公店
11 月 12 日	到打狗港
11 月 13 日	從打狗港出發
11 月 18 日	到廣島

¹⁷ 林彥明回國後，根據渡台佈教的經驗來演講〈台湾の教化に、い、〉，這演講錄刊登於《淨土教報》239 號（明治 29 年 1 月 5 日），頁 2-4。

B. 佐藤大道與橋本定幢

林隨著軍隊到達台南之後，同年 10 月佐藤大道與橋本定幢來到台灣。佐藤與橋本二人先到台南去訪問林佈教使。然後，繼承林的任務，跟著軍隊一起，以南部為中心來做佈教活動¹⁸。但是，橋本認為必須要視察北部的宗教情況¹⁹，所以他於 1896 年 1 月回到日本宗務所做完報告之後，立刻再前來台灣²⁰。只不過，這次改以台北為中心展開一些佈教活動。此時的紀錄就是〈再渡日誌〉。

C. 武田興仁與仲谷德念

橋本比較重視佈教使應學習本地的語言。他認為用本地的語言來傳教，本地人才可以接受那種宗教。所以，他寫信寄給宗學本校的大橋麟廓，請求推薦一些熱心且可以學會本地語言的佈教使來台²¹。結果，1896 年 6 月武田興仁²²與仲谷德念²³決定渡台²⁴。但是，還有經費上的問題，所以，不染信翁・小林瑞成・渡邊海旭等人發起組織台灣傳道援護會事務所，募集義捐金²⁵。結果，以管長為始有很多寄付金，基於這些補助來擴大佈教活動。1897 年 6 月 17 日武田因病去世²⁶。到此²⁷，宗門 1897 年 7 月 9 日派遣白石堯海²⁸與岩井智海²⁹到朝鮮、台灣、沖繩、鹿兒島等地區視察宗教³⁰。最

¹⁸ 請參閱《淨土教報》236 號（明治 28 年 12 月 5 日）頁 11-12〈佐藤橋本兩氏渡台日記〉、同書 239 號（明治 29 年 1 月 5 日）頁 6-8〈台灣通信・鳳山附近從軍略記別報〉、同書 240 號（明治 29 年 1 月 15 日）頁 9〈台灣通信・鳳山附近從軍略記第二報〉。

¹⁹ 橋本認為必須要視察北部的情况一事在《淨土教報》240 號（明治 29 年 1 月 15 日）頁 9〈台灣通信・鳳山附近從軍略記第二報〉中 12 月 15 日有所記載。

²⁰ 請參閱《淨土教報》241 號（明治 29 年 1 月 25 日）頁 9〈橋本慰問使再渡台〉。

²¹ 請參閱《淨土教報》240 號（明治 29 年 1 月 15 日）頁 10〈橋本定幢氏の書翰〉。

²² 關於武田興仁，請參閱同註 9，頁 98。

²³ 關於仲谷德念，請參閱同註 9，頁 118。

²⁴ 請參閱《淨土教報》259 號（明治 29 年 7 月 25 日）頁 4〈台灣通信・再渡日誌第十三回〉6 月 15 日。

²⁵ 請參閱《淨土教報》262 號（明治 29 年 8 月 25 日）頁 16〈台灣佈教者仲谷武田兩氏の爲に謹む。資を十方諸大德に懇請む〉。

²⁶ 請參閱《淨土教報》292 號（明治 30 年 6 月 25 日）頁 6-7 〈武田興仁氏の遷化〉。1898 年 4 月 31 日仲谷德念因病去世。

²⁷ 爲了報答武田興仁的過世，絕對不可以放棄台灣佈教的主張，可參閱《淨土教報》292 號（明治 30 年 6 月 25 日）頁 2-3。

²⁸ 關於白石堯海，請參閱同註 11，頁 89。

²⁹ 關於岩井智海，請參閱同註 11，頁 19-20。

後在 1898 年 4 月開的第二臨時公會裡制定開教區的制度³¹。

4 . 橋本定幢的佈教活動

以下，要看橋本定幢的佈教活動的狀況。

A . 軍中弘法與舉行追悼會

因橋本的身分就是屬於軍隊的佈教使，所以說他的主要活動應是對軍隊中的各部隊演說佛法或舉行喪事以及法會。

他常應軍隊和官方的邀請，對亡者讀經和舉行追悼會³²。在此，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宗派跟軍隊和官方協議來計劃、準備、舉行這些追悼會³³。而且，在佛教式追悼會之前常常開神道式的追悼會³⁴。

B . 台灣佈教方策

橋本一方面擔任從軍佈教使進行任務，一方面他到底認為在台灣的日本佛教僧侶該做什麼事情？

最要注意的記載是在 1896 年 6 月 21 日。橋本藉由追悼會的機會結識真言宗和真宗本願寺派的僧侶，幾經商量後³⁵，在 6 月 21 日組成台灣開教同盟。從其規約中可以了解他對台灣佈教的看法。

第一個是以安撫亂後的民心，輔佐王化爲主旨。第二個是以興起慈善事業等宗教家適合的事業。在此說的「王化」如後面解釋，不一定表示皇民化的意思。那麼這個「王化」所表示的意思是什麼呢？

C . 佈教上的重點

實際上橋本如何開展台灣佈教，可視之爲「王化」的具體展示。

橋本第一個強調的方式就是透過本地語言進行台灣的佈教工作。當然

³⁰ 請參閱《淨土教報》294 號（1897 年 7 月 15 日）頁 1 辭令、同書 317 號（1898 年 3 月 5 日）頁 5-8、同書 318 號（1898 年 3 月 15 日）頁 5-7。

³¹ 請參閱《淨土教報》322 號（1898 年 4 月 25 日）頁 2-3〈第二臨時公會閉會〉。

³² 請參閱 3 月 18 日、4 月 26 日、5 月 23 日。

³³ 請參閱 3 月 26 日、27 日、6 月 10 日、11 日、16 日。

³⁴ 請參閱 2 月 2 日、3 月 27 日、30 日、6 月 17 日。

³⁵ 請參閱 6 月 21 日。

橋本平常用翻譯來佈教³⁶，不過，他自己也積極地學習本地的語言³⁷。這些想法從前述寄大橋麟廓的信也可窺見一、二³⁸。並且，這種想法直接促成武田興仁與仲谷德念的渡台。

第二個橋本重視的地方就是成立日本佛教各宗派之間的合作體制之事。這是在台灣開教同盟規約中有「開教以和平為本，互相提攜」的記載中得知。從以前通過追悼會等場合來強化和其他宗派佈教使之間的交流³⁹。

而且，這樣的交流跟設立佛教會館⁴⁰以及台灣佛教聯盟確有很密切的關係。

第三個就是從當時狀況來想，他認為軍隊和官方的幫助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平常跟軍部和官方有交流關係⁴¹。但相反的，官方的協助卻是不一定的。從 1896 年 6 月 2 日到 4 日之間，他在宜蘭跟官方商量設立佈教所一事。那時官方的態度非常冷淡。不過，當時很多的宗教施設屬於軍隊管理，1896 年 6 月 23 日和 29 日的記載看得出來，若要使用寺廟就需要軍隊的許可。

第四個是為了解台灣宗教所進行的各地方的視察。範圍含括基隆、台北附近以及新竹到大甲的西海岸。而且，到宜蘭以及原住民住的地區也去佈教。另外，除了自己的視察之外，也從當時從屬於各部隊的僧侶大兵⁴²得到一些報告。

D. 對台灣佛教的想法

橋本對台灣佛教的想法大抵如何。

首先，對原住民的看法，根據 1896 年 2 月 9 日的記載，他說教化原住民的任務都在日本佛教。

而且，根據 1896 年 2 月 24 日的記載，跟基督教信徒比起來對漢人的

³⁶ 請參閱 2 月 15 日、27 日、5 月 15 日。

³⁷ 請參閱 5 月 11 日、12 日、14 日、18 日、19 日、22 日、23 日、27 日。

³⁸ 同註 21。

³⁹ 請參閱 2 月 7 日、3 月 11 日、15 日、30 日、4 月 27 日、29 日、5 月 2 日、4 日、5 日、9 日、10 日、14 日、19 日、26 日、28 日、6 月 10 日。

⁴⁰ 請參閱 5 月 9 日、10 日、16 日、17 日、23 日、6 月 11 日。

⁴¹ 請參閱 2 月 1 日、7 日、6 月 2 日、3 日、4 日、6 月 16 日、22 日。

⁴² 本來的身份是僧侶的從軍軍人。請參閱 2 月 19 日、3 月 21 日、6 月 24 日。

佛教徒批評：「這次的匪徒掃蕩，這些基督教徒也大力幫忙，安撫居民。相反的，有些佛教徒反而跟土匪一丘之貉，因此，和尚等於是供給匪徒糧食，以及補充軍隊資源的人。」如此的感覺不只是他一個人。前述的階藤量徹也寄給橋本的信函⁴³裡把台灣佛教描述成：「土民宗教信仰冷淡，少數信仰的人，都不是爲了將來安心立命，而是追求眼前的福德利益。土僧大概都是無學之文盲，不受一般人民的敬仰，甚至反而受他們的輕蔑。總之，佛教可說是僅存著命脈罷了。」

這兩個人對台灣佛教現況都有著致力改善的看法：「由此可知土僧的心聲。如此下來，基督教將遍於全島。很明顯的，如果再不講求恢復佛教的政策，將遺恨萬年。」、「西螺街有一個寺廟，巍然聳立，粲然輝煌。殿堂宏偉佛像尊嚴，乍看之下，令人心生景仰之情。可是在這個靈秀的地方，卻有無賴之徒群集賭博。堂主僧侶則袖手旁觀，甚至不以爲恥。而且還贊同這種做法。信仰之地，墮落至此，令人嘆息。台灣地區佛教並非已經絕跡。應該陸續派內地的僧侶來此，讓佛教的旗幟堂堂飄揚。讓十萬土民皆爲佛陀之子。」意欲藉由日本佛教來改善當時台灣的佛教情形，這裡了解到橋本和階藤的態度都是以日本佛教爲主來型塑台灣佛教的面貌。這就是橋本在佛教同盟規約中暗示的「王化」。當然，所謂的「王化」是從日本僧侶的立場來看墮落的台灣佛教，欲以日本佛教的力量來改善的意見。

再者，從 1896 年 6 月 19 日的記載橋本認爲慈善事業對這樣台灣佈教有益。接著他有計劃的設立國語學校⁴⁴、開設佛教會館以及佛教圖書館⁴⁵，用來開展在台灣的教化活動。

二、結語

實際上橋本的佈教方策實現到了怎麼樣地程度了呢？

通過跟台灣本地人僧侶之間的交流，使橋本對台灣佛教的理解提高了許多。而且，有日本僧侶跟台灣本地人有力者之間的交流關係。接著又開設佛教會館，從這裡開始了對台灣本地人的弘法。但是，這些都是利用慰問軍

⁴³ 請參閱 6 月 24 日。

⁴⁴ 請參閱 3 月 4 日。

⁴⁵ 請參閱 5 月 9 日、10 日。

隊或追悼會之間的空白時間來進行的，絕不是日常的佈教活動。另外，還有語言上的問題，所以不能遽下台灣本地人受到日本佛教重大影響的結論。

一方面，結成台灣佛教聯盟，宗派之間的合作體制基礎也成立了。在這合作關係之下，開展慈善事業和監獄佈教。但是，這些都只是初步階段而已。宗派之間合作關係的繼續或經費上的問題、官方對佛教漠視的態度等等，蘊含了許多未可知的因素。

橋本和階藤對台灣佛教的態度始終是以日本佛教的立場來理解的。結果，如階藤前面所記述的嚴詞批評台灣佛教的現況。因此，這些佈教方策也是基植於日本佛教的立場，未曾有考慮過台灣佛教的本土特色和本地人的接受程度。

誠然在探討這些事業的開展與後續發展狀況，並無法自此日誌中窺見。所此，必須另覓機會與資料再行考察。

翻譯

< 再渡日誌 >

淨土宗在台灣第七混成旅團從屬軍隊慰問使兼佈教使 橋本定幢

軍中弘法

1月25日(晴)

凌晨兩點，到達門司港。七點開始運輸糧食。數量為二萬三千餘俵⁴⁶，聽說運輸大約需要四十個小時的時間。我請求運輸指揮官許可，為士兵軍伕說佛法。但是今天船上一片混雜，無法進行。

⁴⁶ 明治時代以後 1 俵為 4 斗，1 斗為 1.8 公升左右。

軍中弘法

1月26日（晴）

早上九點，擔任運輸指揮官的高橋軍醫，命令士兵八十餘名以及軍伕三百零二人到第二層甲板上集合。要大家注意，他說：「今天淨土宗慰問使橋本定幢將為我們演說佛法，請大家專心聆聽。」接著，我站到中央天窗的上面，演說佛法將近一個小時。一起聆聽的將校官當中，除木村步兵中佐⁴⁷之外，還有八名，都聽得非常喜悅。曾經請了本宗從軍僧、荻原、岩井兩位大師⁴⁸，在這個海峽為他們談佛法。現在又有小衲⁴⁹為他們演說這一場佛法，實在是因緣深厚。

慰問病人、軍中弘法、準備追悼會

2月1日（雨）

早上九點，我到基隆軍營醫院（離兵站宿舍三十丁⁵⁰），因為院長不在，便和陸軍一等軍醫中目成一會面。我請他許可為醫院裡的病患說佛法以為慰問。他立刻答應。他告訴我今日不行，明日下午比較方便。便與他約好明日說法。

告退之後，接著到步兵第八連隊本部，問候連隊隊長。但他已經出差到總督府。因此，我帶來管長猯下⁵¹的信函給副官川上大尉⁵²。並請他許可，讓我為各個連隊闡述佛法。談了一會兒，副官特別對我表示，不要在夜間行走。因為前天晚上附近有個匪徒襲擊我們看哨的士兵。還好士兵保住一命。而且那個匪徒已被抓住。我向大尉致謝之後，便告退離去。由此，我了解到基隆附近的一點情況。

接著我到第二大隊本部，問候大隊長步兵少佐⁵³中村無一。並且談論了軍隊裡的演說佛法之事。正午時分，便回宿舍。

⁴⁷ 指中校。

⁴⁸ 甲午戰爭時，二位為淨土宗外征士卒慰問使。正使：荻原雲台，副使：岩井智海。

⁴⁹ 和尚稱自己為小衲。

⁵⁰ 約 3270 公尺，1 丁為 109 公尺。

⁵¹ 當時的淨土宗管長是日野靈瑞（1818-1896）。知恩院第 77 世。

⁵² 指上尉。

⁵³ 指少校。

下午一點，佐藤氏⁵⁴突然來宿舍找我（佐久間工兵大尉以及新妻砲兵中尉同行）。我問佐藤氏北上的目的為何？他回答說，明日，台北民政局將舉行被匪徒刺殺的學務人員以及警察人員的追悼會。因為受邀蒞臨追悼會，所以才北上，我也務必參加。因此趕緊派人去延期剛才約好明日要到軍營醫院說佛法的事。然後我直接到兵站部辦理來回台北的手續。一行人一起乘著小船到火車站。這個時候，火車從台北載了許多傷患，正好到站。因此車站排滿了擔架以及指揮的人員，頗為雜沓。我們一行便在火車站司令官蟻阪大尉的辦公室裡吃些茶點，直到下午四點才上車。六點到達台北。我們一行四個人投宿在兵站宿舍裡。當天夜裡，與橘氏（該氏為興正寺唯一派駐台北的慰問使僧侶，聽說是他邀請佐藤參加喪禮的）共同商討明日追悼會的事宜。

追悼會

2月2日（小雨）

早上八點，佐藤和橘兩氏一起到台北縣廳，準備喪禮的事宜。甲斐一彥氏按照神道的儀式祭典，努力地鋪設靈堂。十一點左右，各高級官員以及各同志的供物，陸續送達。

現在禮堂的大致情形如上述，縣廳的正面，掛了一張白金色、幅長二丈多的板子，上面寫著“殉難諸士之靈位”。這些牌位前面祭祀著二十九個遺骨箱。旁邊排列著數張殉難者諸氏的照片。其左右兩排備有各種供品。左邊是神道教的祭祀堂；右邊則充滿佛家的莊嚴，並懸掛著管長猊下親筆的寶號，香華燈明，恭奉著各種供品。

到了下午一點，角田海軍局長以及田中縣知事等，各高級官員，以及數千名同志，排列整齊，準備祭拜。首先由神官甲斐一彥、海老原松五郎、北條三野夫入席。接著我們兩位和橘氏以及本願寺的一位學僧入席。首先朗讀的是，第一神官所撰寫的祭文，接著朗讀我寫的追悼文。再來是奉讀水野公使、田中綱常、牧朴真、伊澤修二（代讀）、祭典負責人等的追悼文。接著是讀經，參加人員燒香，至此祭拜儀式方告結束。最後拍攝了禮堂的照片，各自退散時已經下午五點鐘了。

⁵⁴ 佐藤大道，淨土宗的軍隊慰問使。當時在台南傳教。

追悼會

2月3日（小雨）

上午九點，我與佐藤氏一同攜帶二十九名殉難者的法名，到台北廳會見追悼會負責人。託他將這些放入殉難者的遺骨函裡，送回故鄉。然後回到宿舍。下午一點，與佐藤分手往基隆，四點到達目的地。

醫院弘法、軍中弘法、調查基督教的情況

2月4日（雨）

今天混成旅團團長大久保閣下預定從宜蘭經海路來此。我便與步兵第八連隊長以及第二大隊長等人，早上即到達棧橋附近等待。然而大久保閣下等人卻是直接在火車站上路，搭火車前往台北。導致我們空等待，只好回宿舍。

零點二十分，我到達基隆舍營醫院，會見院長二等軍醫正 井恆，我說今日可以為傷患開講佛法，他便遣護理長到各病房報告此事。零點四十分，我隨 井院長到第一間病房。院長先告訴病患我的來意之後，我跟他們談了二十分的佛法。第二間亦如前一間。從第三間到第九間，則由護士代為介紹。除此之外，將校房只有四、五名患者，因此分別慰問每一個人。至此，從第一間到第九間，患者總數四百二十二人，下午三點三十分結束佛法演說。基隆醫院從去年六月到十二月，軍人軍眷死亡表如左。

月次	軍人	軍屬 ⁵⁵	合計
六月	五九	六六	一二五
七月	一八九	二〇〇	三八九
八月	五四	一四二	一九六
九月	一六八	五一三	六八一
十月	一〇六	三八四	四九〇
十一月	三一	九五	二七五 ⁵⁶
十二月	八二	一九三	一二六 ⁵⁷
合計	六八九	一五九三	二二八二

⁵⁵（軍隊、軍事機關中）軍人以外的工作人員。

⁵⁶ 應為一二六。

⁵⁷ 應為二七五。

下午四點，我離開醫院，到步兵第八連隊第二大隊本部，會見中村大隊長。知會他明日上午九點開始為軍隊演說佛法。在回家的途中，到基隆基督教堂，詢問堂主汪安有關教友之事。他說此地信徒約百餘人，每個月做四次的禮拜。又說教堂建於光緒十一年九月。下午五點三十分回宿舍。

軍中弘法、作佛事（為亡者誦經、超度佛事）

2月5日（雨）

早上八點三十分，我到達第二大隊。先在副官室稍作休息之後，為第五中隊、第七中隊開講佛法。十點三分結束。暫時休息之後，為該大隊裡，因掃蕩土匪，於四結庄附近戰死的中尉荻野謙藏，一等軍曹⁵⁸細原房吉、一等卒福岡熊太郎、一等卒藤田長松、上等兵田中定吉、二等卒八木三郎等六名讀經，朗誦幾回之後，正午回宿舍。

零點三十分，舍營醫院院長 井軍醫正來感謝我替病患講述佛法之勞。兩點到火車站，與火車站司令官蟻阪大尉、三浦工兵少佐（搭便車到台北者）談論宗教約一個多小時。

從屬軍隊

2月6日（雨）

早上九點，我到混成第七旅團司令部，會見副官吉弘大尉，接著問候旅團團長，並呈上管長猯下的信函以及大生大佐⁵⁹的信函。同時拜託旅團從屬人員辦理。對方立刻答應安排我們住在司令部裡的一個房間，也就是跟翻譯官以及新聞記者同住。決定之後，我們回到兵站宿舍，拿著行李寢具，轉到旅團裡投宿。當天晚上，旅團團長宴請我們喝葡萄酒和啤酒。

訪問總督府· 交流各宗教各宗派

2月7日（雨）

上午十點，佐藤氏來團裡，我引他會見旅團團長。下午一點，與同氏到達總督閣下的官邸，會見副官宮崎大尉。

⁵⁸ 指一等軍官。

⁵⁹ 指上校。

由於旅團團長閣下身體欠安，無法拜謁。二人因此相攜到總督府，訪問大島以及角田兩位將軍。

角田閣下近日將因公務到內地⁶⁰，在出發之前，希望明日（八號），與我們，一起吃晚餐。之後，與佐藤氏分手，下午三點，參加了在艋舺街滿花樓舉行的歡送神官特派員甲斐一彥歸國宴會。參加者十五名。有神官、僧侶、官員、紳商及新聞記者。大家飲酒作樂，頗為風流倜儻。六點回到團裡。

申請軍中弘法、調查原住民地區

2月8日（雨）

上午九點到步兵第九連隊，……(省略)……我向草葉中佐提出為軍人演講佛法事宜。目前各地都有軍隊撤退，他建議在哪裡紮營，就在那裡演講。十一點，回到團裡，看到佐藤氏給我的留言。上面大略寫著，今日即將踏上南進之途，因此要將袈裟和念珠送給步兵第十七連隊後備一等卒教師補山田良導。看了留言之後，立刻驅車前往佐藤的宿舍。剛好他還沒出發，正在準備行李。便將管長猯下的獎勵書和袈裟、念珠等交給他，與之告別。並且為同行的佐久間大尉以及新妻中尉等人送行。下午一點過後才回到團裡。三點左右，我問牟田參謀長這次南進之事，他說這次的任務是探查文山堡新店街守備隊的生蕃情況。一、兩日內必須前往。因此決定由大阪每日新聞的記者同行，與該探查隊一齊前往，此事乃得到參謀長的許可。

* 隨軍隊進入蕃地。

調查原住民地區、對原住民傳教

2月9日（雨）

上午七點，我與大阪每日新聞記者離開旅團，前往文山堡新店街。我為了試探蕃人⁶¹的宗教信仰如何，便在路旁拿出念珠，示範拜佛禮節。大家都得知其意。嗚呼！教化蕃人成為開化之民，為其後代謀福利的人，除了我們之外，有誰能勝任呢？我迫切希望本宗儘速謀求以其促進台灣開教⁶²的方

⁶⁰ 指日本。

⁶¹ 指原住民。

⁶² 海外傳教的意思。

策。

下午五點，與這個蕃人分手，踏上歸途。在毫無燈光的夜晚行軍，極其艱苦。八點三十分左右，才回到新店街。當天晚上，住在守備本部裡。

軍中弘法、一般軍人的基督教觀

2月10日（雨）

九點三十分我在基督教堂，為守備隊一個中隊百餘人加上軍伕二十人演講佛法。十一點結束。

新店街戶數二百二十六戶，人口一千三百九十三人。是文山堡的小城市。佛教並不興盛。基督教則非常興盛。教堂寬五間⁶³，長七間⁶⁴，外面還有兩間外國傳教士的房間。教堂與守備隊長的住處皆建造於光緒三年⁶⁵。教徒二百餘人。聽說堂主陳榮輝每個月佈道七次。守備隊長勝賀大尉很擔心邪教的蔓延，常常感嘆佛教僧侶不夠熱心。

隨著軍隊去原住民地區

2月12日（雨）

上午十點，牟田參謀下令，明日新店街守備隊會再次前往生蕃的營地馬來社探索，你們今日必須到達新店，明日才可以跟隨軍隊前往。因此朝日新聞的黑崎氏、每日新聞曾田氏及攝影師趕緊準備行裝。下午一點出發，當天四點到達新店街。一行人投宿在守備隊本部。

調查原住民地區、原住民的宗教觀念

2月13日（雨）

（馬來社的）宗教；本來無宗教信仰。基督教士早年試著在蕃地佈施教義，然而卻無法達到目的⁶⁶。

⁶³ 約9公尺，1間為6尺，約1.8公尺。

⁶⁴ 約12.6公尺。

⁶⁵ 1877年。

⁶⁶ 以下還談到馬來社原住民的住居、食事、衣服、紋身、語言、文字、首級等內容，在此省略。

我到了那裡，就會送黑本尊⁶⁷的護身符給當地的人們，並且告訴他們只要膜拜這個，就能帶來福氣，頗能得到人們的認同。嗚呼！阿彌陀佛如來對苦難者心懷慈悲，開導蕃民的任務，（除我們之外）又有誰呢？

為本島人弘法

2月15日（雨）

守備隊長勝賀大尉答應讓保良局通知鎮內各戶，招集土人⁶⁸，從早上十點到十二點，在基督教堂演說佛法。由翻譯官高野源之助氏負責翻譯。聚在這裡的土人有八十餘人，八、九成是基督教徒。這要讚佛菩薩的力量保佑，才能有此因緣。

軍中佛事（為亡者誦經、超度佛事）

2月16日（雨）

早上十點左右，步兵第九連隊第二中隊通知，特務曹長將來團裡。步兵一等卒小泉彌太郎前天病逝，昨天火葬，今日下午一點，恭奉遺骨，舉行葬禮。託我引導上香，因此我直接到中隊裡，準備各項事宜。

我賜給死者一個法名叫做精譽義忠。下午一點，以吉松中隊長為首，有安原中尉、西田中尉以及士兵百餘人參加喪禮。我按儀式禮節引導上香。最後攜帶部份遺骨，埋葬在南門外的陸軍墓地。聽說這一天，將校官員以及士兵親手將數面軍旗、以及牌位交給死者的遺族。

遺族因為喪禮舉行得如此隆重而悲喜交加。我跟大家約好明天要為他們演說佛法，下午四點回到團裡。

軍中佛事、軍中弘法

2月18日（雨）

早上九點，我到步兵第八連隊的第十中隊，為在一月二十五日討伐土匪時，在里史庄，中了敵人六顆子彈陣亡的故陸軍二等卒澀谷龜太郎舉行喪禮。禮堂因雨設在中隊室內進行。堂裡香華燈明，並恭奉供物祭拜。小笠原

⁶⁷ 德川家康的念持佛。東京增上寺安國殿的本尊。

⁶⁸ 指本島人，台灣本地人的意思。

中隊長麾下二百二十餘人列隊參加，十一點結束。

接著在禮堂進行一場佛法演說。零點三十分回團裡。

軍中弘法、僧侶大兵

2月19日（雨）

下午一點，在步兵第八連隊的第九中隊演說佛法。以山田中隊長為首，另外有將校三名，下士以下七十六名一起聆聽。

這場佛法說完之後，有一個士兵拿名片要求見我。我看了名片，知道這個人是大阪大教會生玉中教會，長圓寺住持堀練雄。得到中隊長許可之後，我與此人在中隊長室談話。我跟他約好在一、兩日內，送他管長猯下所授與的袈裟以及念珠。這個意旨也傳達給中隊長。回家途中，又到步兵第九連隊的第十一、十二中隊，約好明天演說佛法。下午四點回團裡。

軍中弘法

2月20日（雨）

早上九點，到步兵第九連隊第十一、十二中隊（艋舺街祖師廟充當兵舍），十點開始演說佛法。除了第一中隊長枝吉大尉、以及第十二中隊長國富大尉之外，還有將校七名，下士以下一百八十六名，每個人都嚴謹地聽講。結束之後，我吃過午餐，下午一點回團裡。

軍中弘法

2月21日（雨）

早上九點三十分，我到砲兵第六中隊，暫時休息之後，十點開始演說佛法。聽眾以池邊中隊長為首，有將校五名，下士以下一百八十二名，正午回團。

台北宗教概況、批評台灣佛教

2月24日（雨）

台北	戶數	八二四戶	人口	一七三二人
艋舺	同	二九七〇戶	同	一一五一〇人

同附屬	同	九三七戶	同	二三三九人
大稻埕	同	三八〇一戶	同	二三五三五人
合計	同	八五三二戶	同	三九一一六人

上提之台北位居城內，艋舺以及同隨屬則位居城外西門的西南方，艋舺市中心頗為繁榮。大稻埕位於北門外，此地也是商業繁盛，而且各國的居留地都在這裡，在城內城外三個市街的範圍裡，著名的寺院有以下四個：

台北城內	天后宮	大稻埕 ⁶⁹	媽祖廟
艋舺	祖師廟	艋舺	龍山寺

以上四個寺廟都沒有住僧，都充當兵舍。而且台灣北部流行基督教，已比台南附近為盛。我前幾天在文山堡的新店街的基督教堂，向傳教士陳榮輝調查台灣北部，也就是台北縣、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的舊四縣境內，新蓋的巍然聳立的教堂，有六十二所。現在回顧當時的繁盛情形，將之記述如下：

舊台北縣管區內二十五所

艋舺街 大稻埕⁷⁰ 滬美街 八里坌 和尚州 崙仔頂
 新庄街 枋橋頭 新店街 桃仔園 錫口庄 水返腳
 頂雙溪 新社庄 北投街 南嵌街 五股坑 三角湧
 基隆頭 大科崙 秤頂庄 灰仔 八芝蘭 社仔庄
 中歷⁷¹街 (以上二十五所)

舊宜蘭縣管區內二十六所

縣城內 打馬 番社頭 奇立板 加禮宛 流流仔 南方澳
 達挪美 掃笏社 斗門頭 武陵社 新仔罕 奇立圓 大竹園
 下破布焉 波羅申那遠 真珠里簡 頭城街 紅柴林 奇武
 天送埤 埤頭社 冬瓜田 破布島 北關口 八王城
 (以上二十六所)

舊新竹縣管區內七所

縣城內 北門口 中港街 紅毛港 月眉庄 土牛庄 大湖口

⁶⁹ 應為大稻埕。

⁷⁰ 同前註。

⁷¹ 應為中壢街。

舊苗栗縣管區內四所

苗裡街⁷² 後籠街⁷³ 新港社 西潭底

以上六十二所教堂，在距今二十幾年以前，英國傳教師偕叡理等數名，渡海來台，救助貧民，設立學校，教導學生，在前述的各個教堂都有了信徒。依此看來，壯年者大半受基督教的薰陶，與佛教有所衝突。而且這次的匪徒掃蕩，這些基督教徒也大力幫忙，安撫居民。相反的，有些佛教徒反而就是土匪，因此和尚等於是供給匪徒糧食，以及補充軍隊資源的人。由此可知土僧⁷⁴的心聲。如此下來，基督教將遍佈於全島。很明顯的，如果再不講求恢復佛教的政策，將遺恨萬年。

與台灣本地僧侶交流

2月27日（陰）

早上九點左右，當地僧侶邱普、明元、善明三人來此，由我負責接待。邱普為臨濟宗派，為福州怡山西禪長慶寺的住僧。四年以前，來到台灣，寄宿在艋舺街的一個民家裡。而明元以及善明兩位僧侶為艋舺街龍山寺法師的徒弟。其師僧為毓修，毓修在事變發生時，從泉州來到台灣，而寧願寄宿在民家裡。我請翻譯官向野堅一氏翻譯，跟他們談了以下這些話：

問：你們為何沒住在寺廟裡，而寄宿在民宅裡？

邱普回答：天兵⁷⁵來台以來，擾亂民心，無法住在寺廟裡。而龍山寺裡有僧侶百餘名，如果住僧都回到泉州，這些百餘名的徒眾將四處流離。然而目前寺廟都被軍隊充當兵舍，我等人無法進入。

問：僧侶在國家戰亂的時候，更要安撫人心，使得國家方針不被誤導。然而僧侶卻率先四處流離，豈不倒轉是非？

他們無法回答。

問：我行腳台灣各地，親眼見到彰化以北地區，有新蓋的巍然聳立的基

⁷² 應為苗栗。

⁷³ 應為今日の後龍。

⁷⁴ 指台灣本地的僧侶。此稱呼蘊含日藉僧侶對台灣當地僧侶的區別之意，因此，本文採用“土僧”而不用“台僧”一詞。

⁷⁵ 日本軍隊的意思。

督教堂六十二所之多。你們以前是否研究過這個宗教？

他們回答：基督教會傳教士從本國拿到了龐大的資金，救助貧民，當作傳教的台階。相反的，台灣的佛教僧侶卻一貧如洗。不知不覺當中，被這個宗教蠶食。不過，信基督教的人，大概都是中等以下的階層。

問：你們將來是否決心永遠住在台灣？還是要回福建去？

他們回答：從福州來的仕紳，很多人住在台灣。因此我們大致會留在此地。

我說，如此應從內地找數十名有為的僧侶渡台，共同為弘揚佛教而盡力，發揮佛陀的光輝。說完，向他們拜謝之後，便離去。

參觀育兒院(為了開設日語學校)

3月4日 (雨)

下午兩點，我與向野翻譯官、北條神官一起到艋舺街保良局，觀看該所的育嬰堂（育嬰堂與內地的育兒院一樣。目前沒有育兒）。

這次主要是因為即將會同神官以及僧侶籌辦日語學校，商量看此處是否適合充當教室。

軍中佛事

3月6日(雨)

上午七點，我到第一大隊本部。與副官就準備坂根曹長喪禮的種種事宜。十點左右，先行回團裡。下午兩點，陪同一名軍伕到舍營醫院，相場副官以及從新店街守備隊前來出差的特務曹長，命令軍伕數名裝飾禮堂。正面掛著管長猊下的寶號六字旗，旗子前面放置靈柩，前面有兩面桌子恭奉供物。牌位擺放在中央。我賜其法名為勇譽義道居士，才開始莊嚴的儀式。參加的將校有草場連隊長，吉弘大隊長等三十餘名，還有下士以下的參加者約五百名。喪禮於四點四十分左右結束。

與台灣僧侶交流、調查台灣佛教

3月10日(雨)

到龍山寺⁷⁶參拜。本尊為釋迦牟尼佛，面貌儼然，栩栩如生。與住持僧

⁷⁶ 指淡水龍山寺。

侶普妙溝通困難，我試著用筆談，該僧卻不識字。正在感嘆之時，望見上方掛著清朝皇帝所賜的寺觀壯麗匾額。我在淡水廳志寺觀的資料讀過，這裡與艋舺街的龍山寺是同時建造的。我憐憫住僧的生計，捐了若干銀兩當作香火錢。回家途中，順道看看福佐宮、烽火宮等地。這些不單純是佛堂。

與真宗本願寺派僧侶交流

3月11日（雨）

上午八點上船，十點到達台北。途中，與種田氏重逢。下午一點真宗本派特派員荻野、平田兩氏來團裡。二氏即將由陸路到台南。另外有兩個僧侶，紫雲⁷⁷、井上⁷⁸二氏將來到此地從事傳教。

與真宗、曹洞宗僧侶交流

3月15日（陰）

到艋舺龍山寺拜訪足立普明氏⁷⁹，跟他商量釋尊誕生會事宜。

與台灣本地的僧侶交流

3月17日（陰）

上午六點同寢室大阪來的每日新聞記者會田氏要回國，便到火車站送行。回家途中到祖師廟，與土僧筆談。

邀請參加追悼會

3月18日（陰）

這次新蓋了陸軍墓地，將散葬在楊梅歷⁸⁰以南，白砂墩⁸¹以北的軍人以及軍眷九百十八名的遺骨重新埋葬。將於二十五、六日左右，舉行一場大型追悼會。因此，在那之前，必須回到新竹。

⁷⁷ 紫雲玄範，真宗本願寺派佈教使。明治 29 年渡台。

⁷⁸ 井上清明，真宗本願寺派佈教使。明治 29 年渡台。

⁷⁹ 曹洞宗佈教使，明治 29 年渡台。

⁸⁰ 應為楊梅壠，今日的楊梅。

⁸¹ 應為今日的白沙屯。

與台灣僧侶交流

3月19日（晴）

上午七點離開新竹，往南七里二十三丁⁸²的後隴⁸³，途中經過一個叫做中港街⁸⁴的地方。

這裡戶數大約五百戶，是海邊的一個小城市。以前曾有兵站部，現已經不復存在。只有警察派出所。我到一個叫做慈裕宮的寺廟用午餐。此廟的住持，叫做能靜的和尚稍微識字。

看病、軍中弘法、僧侶大兵、苑裡的佛教調查

3月21日（陰）

上午八點，小笠原大隊長特別派頂轎子給我，搭乘到西南六里處的苑里⁸⁵。

在一個山區的村落休息片刻之後，有個人抱著二、三歲的幼兒前來求診。我感到非常的不解。但禁不起那人的再三要求，只好看看那小孩的身體，發現有腫塊，便為他貼了隨身攜帶的創絆膏，請他回去。沒想到立刻就有五、六個生病的老人聚集過來，要求我幫他們診斷。便分別施予寶丹或是消毒藥丸等物。大家高聲的說“大人，多謝多謝！”。

中午十二點到達通宵街，這裡戶數一百五十戶。慰問分遣守備隊之後，到守備隊本部，慰問代理隊長（中隊長今天到大隊本部開各中隊長會議，不在）北條中尉，並直接開講佛法。聆聽的有將校三名以及下士六十名。

講完佛法之後，頒管長猊下所賜的折五條、念珠以及獎狀給上等兵鈴木徹，鈴木氏是京都大教會寺、田中教會、西方寺的住持。下午五點，回兵站部將校宿舍。此夜鈴木氏來訪，談論出世入世等話題。數刻之後，談到士兵內部的困難內情，催人眼淚。

苑里戶數三百餘戶，雖盛行佛教，卻沒有像樣的寺廟。我一到兵站司令部，總理（相當於內地的村長）王加芳立刻高舉雙手，狂歡叫著日本和尚

⁸² 約 29996 公尺，1 里為 3927 公尺。

⁸³ 即今日之後龍。

⁸⁴ 應為今日的竹南。

⁸⁵ 應為今日的苑裡。

來了，歡迎歡迎！

問了指揮部的人，才知道此人熱心於佛教，已經到可以落髮皈依的程度。

大甲的佛教調查

3月22日（陰）

大甲街戶數六百零九戶，人口二千四百零三人。此地產台灣名產大甲---⁸⁶。一張（大小如內地一張場場米）的價錢大約二圓到五、六圓左右，非我這個貧僧買得起的。這裡有一個寺廟，已充當舍營醫院。還有一個不識字的和尚住在廟裡。

追悼會的準備

3月25日（晴）

上午六點，令僕人搭火車，火速趕到前往台北。因為要討論招魂儀式的相關事宜。同一天九點，接到基隆來的佐佐木珍龍⁸⁷等六名來的電報，詢問按當地法會，如何擇日的事情，便立刻回電。

追悼會的準備（與真宗僧侶）

3月26日（晴）

一整天，真宗的紫雲氏來新竹與我共同商討準備祭壇的事宜。

追悼會、與各宗派合作、台灣僧侶參加追悼會、在台灣人的墓地誦經

3月27日（晴）

早晨天未亮就到達禮堂，指揮眾多軍伏裝飾祭壇。正午神道實行教北條氏來新竹。接著是曹洞宗的足立、渡邊、木田⁸⁸等三氏到達。真宗的井上氏等人也來到新竹。

⁸⁶ 應為大甲蓆。

⁸⁷ 曹洞宗佈教使，明治29年渡台。

⁸⁸ 木田韜光，曹洞宗佈教使。明治29年渡台。

下午一點各宗僧侶穿戴法衣，從兵站宿舍來到禮堂（約八丁⁸⁹左右），觀禮的人數眾多，我一到禮堂，先由神官北條氏進行消災儀式，接著是各宗派的儀式，完全比照台北縣府內的儀式。參加的僧侶八名，包括本宗一名、真宗四名、曹洞三名，還有土僧六名。分別是城隍廟的海澄、悟永，武廟的清修，長和宮的焰章（以上位於新竹），慈裕宮的能靜（中港街），率領曹洞宗一行人的普義（台北）。

參拜的人有將校數十名，下士以下數百名，其他商人以及有志人士，擠滿了禮堂。下午三點儀式結束。然後到禮堂附近三個土人合葬的墓地，做簡單的誦經回向。這次新蓋陸軍墳墓之後，亦將土人的墳墓移動，使得原來沒有人祭祀的所謂無主的遺骸合葬在一起，對此無主的墳墓誦經回向，看到當時情形的人，都感激並佩服我們僧侶所作的功德。

這個新蓋的陸軍墳墓位於楊梅歷以南白砂墩以北，所改葬的軍人軍眷九百十八名，其名單如下。

死亡地名	將校	下士	兵卒	軍夫	合計
楊梅歷 ⁹⁰		一	二	六	九
大湖		一	六	三	十
新竹	四	十九	二三四	一七五	四三二
香山				三	三
中港		一	二三	五五	七八 ⁹¹
苗栗			二	一	三
後隴 ⁹²		六	一二三	一八二	三一〇
白砂墩	一	二	十八	四五	六六
合計	五	三〇	四〇九 ⁹³	四六七 ⁹⁴	九一八 ⁹⁵

⁸⁹ 約 872 公尺左右。

⁹⁰ 即今日之楊梅。

⁹¹ 應為七九。

⁹² 即今日之後龍。

⁹³ 應為四〇七。

⁹⁴ 應為四七九。

⁹⁵ 應為九一二。

在本島人家誦經、曹洞宗把本島寺院編入末寺、到軍墓作佛事

3月28日（陰）

上午七點，真宗一行人四個人回台北。本來我應該同行的，但是受招魂祭拜負責人的請求，要記錄祭典法會的情形。十一點左右有一個土僧帶領我們到他的當家林義勳家裡誦經。這裡的佛堂莊嚴堂皇，並招待我們茶點。

正午曹洞宗台灣開教大使若生氏來新竹，主要是將新竹的寺廟編為曹洞宗的末寺。

零點三十分，告別藤兵站司令官，與曹洞宗一行人離開，到火車站。還沒到開車時間，就到昨日舉行法會的陸軍墓地去誦經。我們搭兩點的火車，五點三十分到達台北。立刻向旅團長閣下副官參謀等人報告，並且報告明日必須出發到基隆參加招魂祭典。

追悼會、與各宗派合作

3月30日（晴）

上午八點，有一場神道儀式的祭典。

執行者其名為海老原氏之。十點開始進行佛教儀式的祭典。參加的僧侶有十名，禪宗四名，真宗三名，土僧二名。大家入席後，首先念佐佐木氏的追悼文，其次分別念我、紫雲氏的經文。誦經的時候，有安藤中佐以及將校同志等焚香祭拜。十一點三十分儀式結束。

十二點在禮堂旁邊設有簡單的午餐。

餘興節目有角力、煙火、手踊、土人劇、放鞭炮等活動。這是來到新版圖之後⁹⁶，第一次如此的熱鬧。

清明、普渡和盂蘭盆會

4月4日（陰）

今天在城外看到幾個纏足的婦女，老弱相攜，帶著冥錢（這是一種五寸的唐紙，有許多小洞）到墳墓焚燒，並痛哭流涕。

⁹⁶ 表示日本開始統治台灣之後的意思。

詢問土人之後，才知道這是台灣的習俗，在清明時節，每家都準備各種飯菜，祭祀祖先。並打掃墳墓，撿骨，焚燒冥紙，當作陰間的錢。這很像內地的盂蘭盆會。

我問台灣有沒有盂蘭盆會，他們說盂蘭盆在台灣叫做普渡，專門祭祀無主的野鬼。

在本島人家誦經

4月5日（晴）

早上八點，從旅團出發，與真宗的紫雲、井上二氏，並帶兩個土人嚮導，到西南二里處的枋橋庄林維源宅⁹⁷裡。十點到達。

一行人到達之後，立刻到佛堂誦一小段經（《阿彌陀經》）。兩、三個老婦感動得流下眼淚，感到欣慰。這裡的本尊是子安觀音像。莊嚴華美，所燒的香和供物與內地無異。

誦經之後，到別的房间稍作休息，管家林克成帶我們參觀花園及涼亭。台灣氣候溫暖，四季花卉競相爭豔。林氏說花園的景觀之美乃是天之所賜。又爬上觀稼樓，向南望去，肥沃的原野綿延千里，農夫庄稼分布其上，宛如一幅圖畫。接著又參觀了幾棟稻穀的倉庫，正午接受中餐款待，下午一點踏上歸途。

追悼會的準備

4月26日（晴79度）

下午一點，臨時台灣兵站電信部的人員來團裡。拜託我籌備明二十七日，為殉難以及病歿的部員百餘名的舉行追悼法會。因此我便會同真宗的紫雲氏到達該部，與提理高松工兵少佐、石山大尉等人商量儀式相關事宜。下午五點回團裡。

追悼會

4月27日（晴85度）

⁹⁷ 指板橋林家花園。

上午八點，到位於大稻埕的臨時台灣兵站電信部，在辦公室內設置了法會的禮堂。十點三十分儀式開始。禮堂正面安置著“殉難病歿者諸靈位”之牌位，並恭奉數種供品。高松少佐以及將校七名，士兵、僱員軍伕等人數眾多，有六百名參加祭祀。提理高松少佐先朗讀追悼文，接著是下士二人的弔文，然後再由我、紫雲、井上等三名燒香，四奉請⁹⁸，護念經。朗誦的時候，由將校下士以及軍伕五十人上香冥拜。

與曹洞宗僧侶交流

4月29日（晴86度）

到龍山寺拜訪佐佐木、足立二氏。

與真言宗僧侶交流

5月2日（晴84度）

下午一點，真言宗的椋本⁹⁹、小柴¹⁰⁰二氏來訪。談論有關台灣傳教之事宜。幾刻鐘之後便離去。

與真言宗僧侶交流

5月4日（晴80度）

上午八點，訪問竹篙廟街四十番戶的真言宗椋本、小柴二氏的地方。二氏認為寄居在民宅不妥當，不如借住在寺院裡，不要移到這裡，說完，有個宗派的特派僧表示拒絕。

與真言宗僧侶交流

5月5日（晴83度）

今夜椋本、小柴二氏來訪。

⁹⁸ 法會中，以四句偈文懇請佛菩薩蒞臨法會壇場。此行事原出自唐代法照《五會法事讚》一書，後為日本淨土宗所採用，日常課誦則略行散花之儀。《佛光大辭典》卷1頁1704-5，1988年。

⁹⁹ 椋本龍海，明治29年渡台。

¹⁰⁰ 小柴豐嶽，明治29年渡台。

與真言宗和曹洞宗僧侶交流、商量佛教會館及佛教圖書館的事宜

5月9日（晴88度）

下午一點，與椋本、小柴二氏有事商討。同一天四點，佐佐木氏來訪，商量佛教會館以及佛教圖書館開幕事宜。

因為這個與佛教各宗派有關，我便答應參加儀式。

商量建立慈善會的事宜、成立佛教會館、弘法

5月10日（晴88度）

上午九點，小柴氏來，安撫土民之後，陳述慈善會組織目前的急務，我亦表示同意。

下午六點，到城內西門街二丁目三十一番戶，參加佛教會館開幕儀式，並演說一場佛法。聽眾約有二百餘人。

學習台灣本地話

5月11日（晴87度）

上午八點，與二、三位同志共同學習土話¹⁰¹。

學習台灣本地話

5月12日（晴86度）

上午九點學土話。

學習台灣本地話、與真宗僧侶交流

5月14日（陰83度）

九點學土話。

下午一點，拜訪紫雲、井上二氏於府前街的旅館東亞樓。此二氏因有理由從總督府宿舍搬到這家旅館，但等到修復孔廟後，再搬到北門外的孔廟。

¹⁰¹ 應為閩南語。

拜訪台灣本島僧侶、詢問台灣佛教的現況、對台灣的感想

5月15日（晴84度）

上午七點，與翻譯官向野、倉富二氏到北斗¹⁰²村的溫泉。中途到八芝蘭街天后宮，拜訪住僧陳金福。請向野翻譯官翻譯了以下的談話。

我們問：拜見貴僧的名片，得知你是台灣曹洞宗務支局下的寺廟明細調查委員。想必工作是調查寺廟情形，台灣全島有多少寺廟？

金福答曰：全島尚未調查完畢，多少寺廟不得而知。

我們問：舊台北縣管轄區內，有多少寺廟？

金福答曰：大約五十餘所。外表壯麗的寺廟很少。

我們問：這五十所寺廟裡，都有沒有住僧？

金福答曰：大部分沒有住僧。只有俗人管理一些事務。或是讓給兵舍官衛使用。

我們問：台灣的寺廟，古來是否有宗派之別？

金福答曰：台灣的佛教無宗派之別。如果真的要加上名稱，有臨濟、曹洞兩派。其教義漠然籠統，無一定的標準。

我說現在是要去北斗溫泉的途中，我會再來向他詢問詳細的情形，說完便離去。

台灣就像內地人所想像的，並非令人嫌棄逃避的地方。而可以說是令人競相居住的美好地方。下面的拙作可以做個介紹：

三千里外出塵身	歷觀台灣物色新
莫謂瘴雲煙霧地	百花不盡冬猷春

佛教會館弘法

5月16日（小雨75度）

下午五點開始，在佛教會館演講佛法。

¹⁰² 應為北投之誤。

聽眾百餘人。

佛教會館弘法、與台灣本土僧侶交流

5月17日（雨75度）

下午七點開始，在佛教會館演講法話。聽眾兩百名。這天晚上，芝蘭天后宮的金福也在這裡，我問曰：

貴僧每天朗誦什麼經文？

他說：每天唸的經文有《心經》、《阿彌陀佛經》、《金剛經》等等。朗誦《阿彌陀佛經》的時候，心中就會念著阿彌陀佛。

他還說他沒有阿彌陀佛的佛像。

從這裡又可看出台灣的佛教無一定章法的地方。

學習台灣本地話

5月18日（陰78度）

上午九點學土語。

學習台灣本地話、與真宗僧侶洽談開始舉辦監獄弘法事宜

5月19日（晴83度）

下午兩點，到北門外訪問真宗一行人，洽談開始舉辦監獄弘法、教誨之事。目前被關在牢裡的只有七、八個人。因此決定把握這個時機趕緊實施。一行人借了一所至道宮爲了開設臨時弘法教誨教室，正在修繕當中。

學習台灣本地話

5月22日（晴86度）

上午九點學土語。

學習台灣本地話、受邀參與追悼會、佛教會館弘法

5月23日（晴86度）

上午九點學土語。

十一點，臨時台灣鐵道隊派人前來，告知明天24日錫口街將舉行該隊殉難者招魂法會，希望我出席。因此先將第三大隊的弘法日期延期。下午七點在佛教會館演說佛法。

聽眾大概三百餘人。

追悼會、與各宗派合作

5月24日（晴88度）

在拂曉的煙霧中，到達火車站。佐佐木氏已經到達，接著到達的是紫雲、井上、小柴等人。七點開了臨時列車，汽笛聲一響，火車宛如一條黑蛇，蜿蜒在綠蔭樹下。七點四十分到達舉行儀式的錫口臨時車站。禮堂裡面立了新的石碑，高八尺餘。上面刻著鐵道隊戰死之碑的文字。背後寫了下面二十二名死者的名字。

線路工伙

平田 逸作	土屋 助作	土尾吉五郎	小林幸太郎	後藤鷹五郎
峰村久次郎	谷 淺吉	中澤 文彌	渡邊 勝次	川 文吉
田村儀三郎	人村 谷次	白井 金彌	野村仁三郎	栢屋 富藏
中川 泰藏	中山 政吉	清水文次郎	富阪幸次郎	
軍伙				
朝倉 平助	速水 良藏	杉山 鐵藏		

石碑之前恭奉了各種供品，並掛了數面輓旗。莊嚴的氣氛，為內地所不能及。到了九點三十分，第二班的臨時列車，滿載著鐵道班長山根大佐，以及參加祭典的文武官員到達。這時數枚煙火燃放，告知典禮開始。我等一行人，穿著正式的服裝，進入禮堂。

大家入席就位之後，朗讀曹洞、淨土、真言、真宗各追悼文。接著朗讀山根大佐的弔文及其他七十八名的追悼文。接著誦經，這個時候，各高級官員及同志焚香祭祀。

儀式完全結束後，我才開始在會場攝影。各自回到休息室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三十分了。

接著是午餐，都是站著吃的。餘興節目有角力、煙火、鞭炮等項目。

另外還設置了各個接待所，準備了壽司、酒、啤酒、茶點等物。有台北來的幾名婦女，幫忙斟酒，讓來賓更加歡喜。

超度佛事

5月26日（晴午後陰89度）

下午一點到達艋舺街龍山寺，與佐佐木氏共同為步兵第八連隊第九中隊故藤井少尉的遺骨誦經超度。

學習台灣本地話

5月27日（晴89度）

上午九點學土語。

與真言宗僧侶談論巡錫（宜蘭）的事宜

5月28日（晴91度）

小柴氏來訪。與我談論巡錫的事宜，以便到宜蘭地區視察當地的宗教。

確定要巡迴宜蘭的事宜

5月29日（晴92度）

上午七點與小柴氏到達混成第一旅團司令部。會見參謀長押上中佐。聽取宜蘭地區土匪再起的實況。土匪的殘黨，經常只掠奪良民的稻米，不太危險。因此確定要巡迴宜蘭的事宜。並且在兵站部辦好火車的乘車手續。

了解本島人的信仰程度

5月31日（晴93度）

是夜，本部設於羅東……討伐土匪之際，悉罹兵火，目前暫住於四間寺廟中。其中天后宮遭火，只剩基礎，其餘是小庵。慈惠寺雖小，但卻是新蓋中的寺廟。亂後連住家都沒有的情況下，卻蓋了新的寺廟，可見土人信仰的程度了。小衲等人對管理香火錢以及當地職員的美舉，表示讚賞，相約還要再來。

軍墓佛事、與官方協議寺院的事宜

6月2日（晴93度）

上午七點，到西門外陸軍墳墓參拜，並且誦經。那裡的墓碑高曰三丈餘，正面刻著：

宜蘭
頂雙溪 戰鬥忠死者之碑

背後刻著如下的文字：

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下旬，匪徒蜂起於台灣北部，而宜蘭頂雙溪最為猖獗。致翌年一月中旬，始歸鎮定。期間各地守備隊憲兵隊及警察署共同討之，苦戰甚烈。其戰死者八十八名，茲乃建碑合祀焉。

上原憲兵大尉以下八十八人列記

上午九點，到守備隊本部拜訪江村少佐。接著到支廳會見廣瀨書記官，協議寺院的事宜。

下午到南門外的神農廟。歸途到堡役所與管事務的黃廷恩聊天。

與官方以及台灣本地人商量設置佈教所的事宜

6月3日（晴94度）

上午九點，爲了談論設置佈教所的事宜，來往拜訪堡役所、支廳以及仕紳楊士芳等處。

與官方商量寺院

6月4日（晴94度）

上午八點，同行的小柴氏隨著湯地中佐，到達紅柴林庄熟蕃居住的地方。

我則留下來，往返於支廳之間數回。

廳裡的職員對宗教之冷漠，令人咋舌。這也是我們引導不周的結果吧！

參觀基隆的寺廟

6月7日（晴9.5度）

上午七點，從瑞鳳到西北三里之處。十一點到基隆，上午參觀市內的寺廟。

準備追悼會、與各宗派合作

6月10日（晴）

上午十點，到北門外的至道宮，與小柴、紫雲、井上等諸氏共同商討本月十七日加島岡陸軍墓地法會的事宜。

下午四點，與以上諸氏一起到軍務局長副官清水大尉的官邸。討論法會的準備事宜。此時，神官澀谷氏也到場討論。清水大尉擔任法會的負責人。

與各派佈教使商討追悼會事宜

6月11日（晴）

下午四點，大家聚集到佛教會館，再次商討法會的事宜。

確定新淨土宗佈教使的派遣

6月15日（晴）

因為新版圖的開化教育極為必要且急切，我數次向宗務所照會的結果，今天得到通知要派遣兩名到台灣來。

宗學本校	四年級	仲谷德念
宗學本校	三年級	武田興仁

軍人喪事、準備追悼會

6月16日（晴）

上午八點神官各宗僧侶集合，到總理大臣下榻的旅館晉見總理，但他已經離開前往新竹，大家只好回家。

然後與曹洞宗的鈴木氏一起到陸軍墓地，舉行台灣守備隊第二連隊第一中隊一等卒千葉豐藏的葬禮。參加的人以中隊長諸戶大尉為首，還有五十餘名參加祭祀，上香追悼。接著，土人苦力三人為明天舉行的追悼法會做了

一天的準備。黃昏才回到團裡。

追悼會、與各宗派合作

6月17日（晴）

上午五點驅車前往加島岡的陸軍墓地。各宗僧侶以及神官數名共同參加。儀式場莊嚴隆重。同一天八點，桂總督、立見軍務局長、水野民政局長、伊澤學務部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員數十名參加儀式。

首先進行神官澀谷氏的祈禱，接著各宗誦經。誦經的時候，參加者全體上香。

九點三十分儀式終了。下午三點參加總督府內的紀念宴會。有各種餘興節目，場面好不熱鬧。本日台灣新報創刊號發行。

拜訪勞濟院、主張人民救濟策的必要性

6月19日（晴）

上午九點到艋舺育嬰堂旁的勞濟院。送良質稻穀給無依無靠的老人男女二十四名。我告訴他們這是追悼故日野門主的慈悲為懷而作的。並提倡在台各宗僧侶應合力推廣這種救濟人民的政策，以發揚佛陀慈愛的光輝，以幫助佛教的傳播。

建立台灣開教同盟、與真言宗及真宗合作

6月21日（晴）

幾個人集合在北門外的至道宮，決定設置台灣開教同盟事務所。其規定如下：

- 一、開教以和平為本，互相提攜，以安撫亂後的民心，輔佐王化為主旨。
- 二、以興起慈善事業等宗教家適合的事業為目的。
- 三、與公事相關的費用由同盟各宗支出。
- 四、實施的細則必須經過協議始得生效。

以上的規定如件

開教同盟發起人	真言宗	小柴豐嶽	印
同上	淨土宗	橋本定幢	印
同上	真宗	紫雲玄範	印

申請建立佈教所

6頁22日（晴）

上午七點與小柴氏一起到基隆支廳。爲的是申請說教所的事情。

懇談了有關福佑廟的事情

6月23日（晴）

上午八點，紫雲、小柴二氏與小納一起與糧食部長福井軍吏、第三課長久保田監督等面談，懇談了有關福佑廟（現在的糧食局倉庫）的事宜。

僧侶大兵有關荊洞巷附近的宗教報告

6月24日（晴）

階藤量撤氏¹⁰³捎來信函。裡面寫了荊洞巷（桐港？）附近的狀況，抄其綱要如下：

我於四月二十八日，受蒙命令到當地（荊洞巷）兵站支部，爲兵站改革之事，進行事務繁多的調查工作。目前當地的情況極不穩定，才會這麼晚才給您回答。而且宗教上的視察尙未完成。

以上的事項只是我所見所聞的事實。

土民宗教信仰冷淡，少數信仰的人，都不是爲了將來安心立命，而是追求眼前的福德利益。土僧大概都是無學之文盲，不受一般人民的敬仰，甚至反而受他們的輕蔑。總之，佛教可說是僅存著命脈罷了。

鄰村西螺街以及斗六（雲林），都有基督教傳教士（英國人）熱心傳教。例如西螺街裡，部下有一個叫做劉臣的土人教友，爲傳教鞠躬盡瘁。信徒人數六十餘名。這些信徒人手一卷的漢譯書以及一本聖經，嚴肅地坐在位子上，傳教士則諄諄教誨，乍見之下，猶如學校。

¹⁰³ 淨土宗僧侶。當時當步兵第四連隊第十一中隊的上等兵。

基督教傳教士抱著莫大的苦心以及耐心，教育第二國民的少年。

我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手腕。然而我們的報告卻跟他們相反，是最受人忌諱，最受人厭惡的。這該怎麼說呢？

西螺街有一個寺廟，巍然聳立。粲然輝煌。殿堂宏偉佛像尊嚴，乍看之下，令人心生景仰之情。可是在這個靈秀的地方，卻有無賴之徒群集賭博。堂主僧侶則袖手旁觀，甚至不以為恥。而且還贊同這種做法。信仰之地，墮落至此，令人嘆息。

台灣地區佛教並非已經絕跡。應該陸續派內地的僧侶來此，讓佛教的旗幟堂堂飄揚。讓十萬土民皆為佛陀之子。

台灣的面積及戶口；

根據最近的台灣總督府的調查：

台北縣的面積是三百七十三方里，戶數是十萬四千七百二十六戶，人口是五十六萬一千五百三十三人。

台中縣的面積是七百四十五方里，戶數是十萬九千三百四十四戶，人口是六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五人。

台南縣的面積是三百六十七方里，戶數是十四萬四千八百一戶，人口是八十一萬二千二百零三人。

澎湖列島的面積未詳，戶數是八千五百九十戶，人口是四萬四千八百二十人。已經屬於我民政之下。

兩島的面積是總共一千四百八十五方里，戶數是總共三十六萬七千四百七十戶，人口是總共二百三萬八千二百零一人。

準備軍人佛事

6月25日(晴)

今天為故日野門主¹⁰⁴的忌日。早上即擺設供品，面壁念經，表示哀悼之情。

¹⁰⁴ 指前管長日野靈瑞。

十點到至道宮，準備季家少佐的喪葬事宜。

軍人佛事

6月26日（晴）

上午九點，舉行季家少佐的喪禮。仲木少將、以及各高級官員數十名拈香祭拜。少佐是山口縣的士族，原秋田大隊區司令官，屬於第二師團兵站部員。

借台灣佈教使的宿舍、接到歸國的命令

6月27日（晴）

拂曉，到艋舺萬安街（又名營盤頂街）海山館。雇用土人大掃除。此海山館是借來的寺廟，為本宗¹⁰⁵台灣傳教師的宿舍。

下午三點回到團裡，接到必須歸國的命令。

送別晚會

6月28日（晴）

巡迴訪問第八第九連隊各中隊，與之道別。下午六點到至道宮，參加送別晚會。

聽今天到達當地的真言宗佈教使者說，本宗台灣佈教使者仲谷¹⁰⁶以及武田¹⁰⁷兩人，搭同一艘船，在基隆上岸，我便到城內各旅館遍尋不著。

申請使用祖師廟的事情

6月29日（晴）

上午七點，與小柴、紫雲二氏一起到第二連隊第一大隊本部，就使用祖師廟的事情，提出以下的申請書。

¹⁰⁵ 指淨土宗。

¹⁰⁶ 指仲谷德念。

¹⁰⁷ 指武田興仁。

申請書

現在為了設置台灣開教同盟各宗事務所，想拜借貴隊所管轄的艋舺祖師廟中央佛像所在的場所。若無礙軍隊的使用，可否懇請特別關照，予以批准。

如果軍隊要使用，不論何時，一定遵照命令行事。

同盟發起人 三名連署

後來到艋舺學校，拜訪松浦神官，並到龍山寺拜訪佐佐木、鈴木、長田等三氏，並與他們道別。

下午兩點，仲谷、武田二氏到達。與他們談了過去以及將來的事。數刻之後，與這兩位一起拜訪總督府副官木村中佐，要求保護宗教的佈教。接著到海山館，交待海山館的管理事務，歸途到龍山寺黃家祠堂，交代將來多照應這兩人，並與其約定在海山館修繕落成之前，他他們將暫時住在小柴氏的寓所。之後，便回團裡。

大日本台灣佛教會贈給橋本定幢的箴言

6月30日（晴）

早上將整理好的行李託司令部。下午一點，軍夫六十餘名先出發到基隆。

今天，小柴、鈴木二氏到芝蘭。準備明天要舉行的殉難學務部員的招魂法會之事宜。

今夜曹洞宗一行三個人來團裡向我道別。

大日本台灣佛教會贈給我下面的箴言。內容對我太過獎了。

茲為大日本台灣佛教會寫下以下的箴言，以送橋本定幢大師回國。

橋本定幢氏乃受大日本淨土宗大本山的命令，首次於去年明治二十八年十月，以軍隊慰問使的身分前來台灣。足跡遍及台北、台中、台南，巡迴各地，以完成任務。同一年十二月曾一度回大本山，而於今年一月，為了第七旅團征討土匪之事，以該旅團軍

隊傳教師的身分，再度來台。從此便跟著軍旅，克盡職守，不顧日月的飛逝。

並且，今年五月，集結有志之士，於台北府開設大日本台灣佛教會，大師身為講師，演說該會的佛法，宣揚佛教，為該會盡心盡力。這乃是極其罕見之事。

嗚呼！現在第七旅團即將凱旋歸國，大師也要隨之歸國。

不過，大師可說是載譽歸國啊！然而台灣佛教會卻痛失一位大師。猶如嬰兒失去慈母，令人惋惜。大師歸國後，如果能再度來台，則台灣佛教會將如何的欣慰，恰如期待人民的欣喜一般。

今面臨大師歸國前夕，僅以幾句蕪言，敬送載譽歸國，並表達萬分的謝意。

明治二十九年六月三十日